説鈴

揚州鼓吹詞序
山東考古録
救文格論
雜録

十九

082.1
Se2162
W

13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揚州鼓吹詞序

廣陵吳綺園次著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樓巷內即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爲昭明太子文選處煬帝常幸此樓見宮娥倚欄風飄彩裙因而色荒愈甚未夫梁廟社皆已成灰飛滅獨是維摩讀書之處在在有之其當年霸業乃不如敝簏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67718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大守大宴每一株立一伎于傍題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聞花有歎息聲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花神亦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廨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適盛開遜於東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揚用修辨之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必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大東門外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覆之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復茂紹興辛丑金主亮揭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嗚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餘蘖無存徒堪歎息何況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噫余之所慨豈復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植雙檜至唐猶存矣典午渡江符秦乘釁非安殆將不保棋墅逍遥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兩淮運司廳後卽漢董仲舒宅也廣川先生爲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忌當軸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府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微時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于壁有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處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三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播亦可爲得意矣然炎涼多有世皆若輩漂母亦豈易得哉

鬭鴨池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佚游常與寵姬李陽華濬此池爲鬭鴨之嬉又按王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老與馮氏同居猶畜鬭鴨子池

上今城內有鴨塘疑卽此地董仲舒曰以正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之好入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盛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鎭揚州辟杜牧之爲書記牧嘗夜出私往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輩護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牧始猶以爲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也曰某日某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傷佻達然憐才如僧孺者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爲開河時積土所成明康狀元海以救李夢陽罷官隱居于此徉狂玩世終日對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以此行名後爲少廷尉姚思孝別業余少時曾讀書于此李子難逢空笑塵編之有蠹蒹妻不雙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昔之感也

蕪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卽吳王濞故都也竟陵亂後城邑荒墟後臨海王子頊事同於濞故鮑照作蕪城賦以諷今廢興屢易舊貫都湮茲値兵燹以來幾爲灌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治亂相尋曷其有極燕雀處幕吾恐參軍不知費幾度唏嘘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亘四十餘里一名昆岡鮑照蕪城賦軸以昆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脉通蜀而一郡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蓺花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大雷小雷揚子等宮今則珠簾玉戺化爲蔓草寒烟衰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鐘鼓暮鴉更無棲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醒吳公都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昇進新宮圖遂建此樓

使稱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使烟氣霏微有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悞入者終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眞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後爲唐兵所焚仍即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及見之今則爲觀音閣嗚呼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日雕甍今成寶地迷樓可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大業十年選殿脚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幸之常憑蕭后肩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曰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后又言時多盜賊柰何帝曰朕亦知外間大有人圖儂然終不失爲長城公耳後及于難死葬雷塘求所爲長城公者亦何可得哉

螢苑

在隋苑東西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無螢火更爲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督臺也煬帝常于此游恍惚遇陳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閣試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壁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入都不存去就至今日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帝悟叱之恍然不見夫陳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臺前夜遇得非帝之精魂自為顚弄耶

隋堤

按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可考然計稱二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容有長條繫入亡國之恨耳

玉鉤斜

在府城西煬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為燕年年飛入未央棲故國青山美人黃土可勝憑弔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容嘯咏

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特為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相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詠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即席題云春風閬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器為壽至今傳為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凄涼世界良可歎哉

竹西亭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火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冶游勝地鞠為茂草並所為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五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花時聚一州絕

品于其中人爭購之喚爲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開金帶圍四朶時王珪爲郡守王安石爲幕官及陳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入相蓋花瑞也今廣陵芍藥甚盛不復如前及金帶圍者絕不可得睹無廬陵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凄苦時樂人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戶外琵琶彈翻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唏噓曰宮君聲也此調宮聲往而不返帝不歸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烟花夜月相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篽繁華風流盛事尚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敎吹簫則其荒凉景色在唐季巳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携宮人來遊後卽葬此

羅隱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慘矣今塚已平並所謂墓田數畝更不復爲阿度所有茫茫野土餘魂何在覺三十六封書不抵淳于一夢

雲山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値中秋落成宴客其上秦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卽席題句詩成末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觀由是著名焉噫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觀之才誠不易得然非碩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名甚矣人之相知未可易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正間形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丈遠通兩岸雖彩虹卧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喩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亘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没于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然老人歡塲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露二泉其水

上湧瀾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卽此地也夫廣陵之濤在漢已艷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尙亦有時而況于人乎況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歷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舊名土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雅書院蓋諸生講業幷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前有史相國可法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樹摧殘一

山東考古録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華不注解

華不注伏琛三齊記云不音跗讀如詩鄂不韡韡之不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按詩箋云承華者鄂不當作跗鄂足也疏云華下有鄂鄂下有跗也古音不跗同左傳成公十六年有蘇韋之跗注註云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通疏云自腰以下而注于脚當是古人有此語耳

辨靡笄

齊乘華不注亦名靡笄山非也左傳云從齊師于莘云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云癸酉師陳于鞌曰逐之三周華不注曰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其文自有次第鞌在華不注之西而靡笄又在其西可知金史長淸有劘笄山

考古地里

戰于鞌與三周華不注同是一日計不甚遠而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者據公羊傳注古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于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今歷城至臨淄正符此數孟子千里而見王以今計之自鄒至齊亦不過六百里也　後漢書耿弇與張步戰于臨淄東城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里僵尸相屬今臨淄至鉅昧水亦止六十里耳

考五帝

華不注山下有廟內安五帝像及主而書其三曰青帝勾芒氏赤帝祝融氏白帝蓐收氏黑帝玄冥氏其中獨

無黄帝不知何人所爲歷城志云舊爲華陽宮嘉靖十一年巡撫袁宗儒改爲崇正祠提學陸銓記祀逄丑父閔子騫兩廡祀鐵鉉等二十二人黄福等十九人今廢仍爲華陽宮祀四季之神稱爲四季尤不可解按禮記月令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季夏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五帝與五行之官各自爲神文義甚明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邱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

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今乃合之爲一豈非并月令家語而未之見者乎

考歷山下大澗

昔之守濟南者以澗爲固元史史樞傳李璮叛據濟南

樞從父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陣董搏霄傳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壁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悉來鬬騎兵少卻至澗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大出大破之今其遺跡不復可考志書亦不載此二事

考靈巖寺

靈巖在宋時爲山東名刹士大夫來者往往與寺僧酬和迨今幾五百年屢經兵火而石刻之存者尚有數十可以想見當時之盛自金之末年遂爲屯兵之地金史

侯摯傳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請駙兵于長清之靈巖寺有屋三百餘間且連接泰安之天勝寨萬一兵來足相應援元史嚴實傳泰安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實破走之此皆一方大事而志不之及卽石刻僅錄十之一而近年之亂多爲人取用不有良可惜也

古時帝王巡狩東嶽大抵自兖州而東唯唐高宗自齊州而南舊唐書本紀麟德二年十二月丙辰發靈巖頓至泰山下

考鐵

漢時濟南爲産鐵之所後漢志言東平陵有鐵歷城有鐵又韓稜傳肅宗賜陳龍寶劍曰濟南椎成注椎直追反漢官作鍛成是不惟産鐵又出名劍今府學之鐵牛靈巖寺之鐵袈裟皆鐵之精英發見于地上者也

考竹

北方古稱多竹之地有三淇渭汶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後漢書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此衞竹也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漢書有司竹監此

泰竹也樂毅報燕惠王書薊邱之植植于汶篁潘岳笙賦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而古詩亦云冉冉孤生竹託根泰山阿此魯竹也又左傳齊人弑懿公納諸竹中而晉書焚申池之竹木則齊都之旁亦有竹矣今語北人種竹輙云土性不宜何也

辨魯地爲古徐州

晉書天文志所載分野全不足信其云角亢氐鄭兖州又云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入亢五度按泰山在春秋時爲魯境上濟北郡治盧在春秋時爲齊邑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唐書天文志岱嶽衆山之陰爲女虛危岱嶽衆山之陽爲奎婁其說甚當禹貢徐州之北靑州之西南皆距岱泰山郡乃古徐州之地古之兖州在濟河之間晉志不辨而以今之兖州爲古之兖州遂以庶角亢之分以合于史記天官書之記洪氏譏其不知地理信矣

辨無字碑爲漢立

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

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説因取史記反復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巓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巓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

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于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則云刻石碣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辨高里山

泰安州西南二里俗名蒿里山者高里山之訛也史記封禪書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注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乃若蒿里之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漢書武五子傳蒿里傳兮郭門閲注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審若此山爲死人之里武帝何所取而禪祭之乎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因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一變而爲閻王鬼伯之祠矣

漢書上親禪高里師古注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其字爲蓬蒿之蒿或者誤以高里爲蒿里誤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

原鬼

予嘗考泰山之故仙論起于周末鬼論起于漢末左氏國語未有封禪之文是知三代以上無仙論也史記漢書未有考鬼之説是知元成以上無鬼論也遁甲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主召人魂魄知生命之長短此二者皆其説之所本其初見于史者則漢書

方術傳許峻自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詣泰山請命烏桓傳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泰山也三國志管輅傳謂其弟辰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有曰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然則鬼論之興其在東漢之世乎

或曰地獄之說本于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之寓言而意已近之矣于是漢魏以下之人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昔宋儒胡寅謂閻立本寫地獄變相而周興來俊臣得之以濟其酷又孰知宋玉之文實爲之祖孔子謂爲俑者不仁有以也夫

辨渿河

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爲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而南流入于泮曰渿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渿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奈河此如漢高帝云栢人者迫於人也

考社首

史記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禪社首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禪社首宋史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壬子禪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卽社首山在嶽旁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禪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嶽址便于將事初涉高山之後不欲更勞民力耶

考碧霞元君

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之不經而曲引黃帝遣玉女之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以褒封固眞以爲泰山之女也今考封號雖自宋時而泰山女之說西晉以前已有之張華博物志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此一事也干寶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太山之側爲泰山

府君所召令致書于女婿河伯云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復爲河伯致書府君此二事也列異傳記蔡支事又以天帝爲泰山神之外孫自漢以來不明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別一以人道事之於是封嶽神爲王則立寢殿爲王夫人有夫人則有女而女有婿又有外甥矣唐宋之時但言靈應卽加封號不如今之君子必求其人以實之也

又考泰山不惟有女亦又有兒魏書段承根傳云父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勑游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騰虛而去集異記言貞元初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岳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路人止祐下車言此三郎子七郎子也山東通志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權將軍宋眞宗加封炳靈公夫封其子爲將軍爲公則封其女爲君正一時之事爾　又考元劉遵魯漁島記曰廟中神妃相傳爲東海廣德王第七女夫海有女

則山亦必有文也

考八祖

泰山上有八祖殿不知何取三秦記曰驪山頗有八祖廟不齋戒而往卽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卽秦始皇祠葢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祀典毀爲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尚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錄唐勅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西有唐岱嶽觀今存茅屋三楹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石葢合而束之俗呼爲鴛鴦碑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而下層爲積土所壅就其上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歷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龍元年一首景龍元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二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歷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

亦有詩一首中二側皆無字唐碑自磨崖之外存者唯此以小而雙束故不仆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計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明誠金石錄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其勑一首詩一首文辭斐因錄于後

碑字凡大周年者天作𠀑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𨲢年作𠡦月作㊍亦作𠥱日作𡆠授作𥠢初作𡔈唯展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啟及自制字其璽歷碑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醮叅〇叅古七字太玄經𥫗擬之三叅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盤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

勑

景雲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皇帝敬遣太清觀道士楊大希於名山所燒供養惟靈蘊祕凝真含幽綜妙類高旻之亭育同厚載之陶鈞藹洩烟雲薇鶴日月五芝標秀八桂流芳翠嶺萬尋青溪千刃（當作仞）蜺裳戾止悄爲碧落之廷鶴駕來遊即是玉京之域百祥亶

于遠邇五福被于黎元往帝所以馳心前王由其載想朕恭膺寶位嗣守昌圖恐百姓之不寧慮八方之未泰式陳香薦用表深衷實冀明靈降茲休止所願從今以後浹寓常安朕躬男女六姻永保如山之壽國祚官寮萬姓同符擊壤之歡魚鳥遂性于飛沈夷狄歸心于邊徼實希靈鑒用副翹誠今因鍊師遣此

不悉

詩

卑春喑勅使砅先生祭岳　守博城縣令馬□□

我皇盛文物道化天地先鞭撻走神鬼玉帛禮山川忽下玄洲使來遊紫洞前青羊得處所白鶴□時年虔懇飛龍記昭彰化鳥篇□風半山水□氣拗雲烟光抱昇中日霞明五色天山積翠微外室在綠潭邊緹幕灰初應焚林火欲然年光著草樹春色換山泉仍水深何日嵩年去幾千山疑小天下人是會神仙葉余乘鳬入浮邱駕鶴旋麻姑幾年歲三見海成田（按久視二年記云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即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觀修醮神都即東都故有尹水嵩嶽之句字半剥落其不可知者闕之）

錄宋牒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有宋牒碑其大字草書甚遒勁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尚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左第一行）

泰寧軍狀據兗州儀曹掾兼兵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兗州奉符縣泰山之下有古洞天周三十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載在圖經是實即目宮觀并無名額却有建封院一所逼連嶽廟之後殿屋完備田產頗多只一村僧占據住持任從民間安攢邱墓穢惡不蠲深慮觸瀆眞仙不便欲乞備申朝廷改爲道觀州司看詳本院委合改充前件洞天道觀伏候指揮（右小字）

牒奉勑宜賜升元觀爲額牒至准勑故牒（右大字草書）

起復太中大夫守左丞王

特進少宰

起復少太宰

太師魯國公　不押　（右字畧小眞書）

政和八年六月十四日牒（右末一行）

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襲慶府管內都道正兼

催措置知升元觀事洞元太師賜紫道士李冲叙立

石（右左方之下）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

碑其式畧同金元碑並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卽今

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錄元聖旨

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盍元之不如也已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

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粲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　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延祐四年猴兒年聖旨碑略同

錄白龍池題名

嶽西傲來峰下有白龍池懸崖絕壑殆非人境石壁平廣二十餘丈書曰龍池曰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剥缺因書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

盛而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
題名者矣

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
節日先欽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下云書吏李恭
從行益此字即恭之筆）

兗守劉豥奉詔祈雪於岱宗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
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大字）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大字）

范陽正輔再遊同曾國景元至丁丑三月二十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
遊（大字）

皇甫偁徐端朝孫節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
六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景傳行崇寧壬
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自王母池
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遊質贇賁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留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俯洞酌泉小憩而過政丁酉夏前二日（大字）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鄆城李僓弟僾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冬二十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篆書大字無年號按宋朝紀年無有至十三年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以後但有成化壬寅知州賈宜萬歷七年知州袁璐謁白龍池二句）

辨肅然山

史記武帝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註服虔云肅然山在梁父按梁父縣在今兗州府泗水縣境是泰山之南與本文東北不合酉陽雜俎云長白山古肅然也亦非按史記帝以乙卯封泰山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址東北肅然山明日卽丙辰也本日下山本日行禮必在三五十里之內不當遠至長白山也魏書崔光傳弟敬友嘗至逆旅于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

今泰安州東關往北七十里地名王許保其北有山碑云古宿巖山恐即肅然山也又按光武以二月二十二日辛卯封泰山夜下山明日百官上壽尊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父九十里二十五日甲午禪梁父則謂肅然之梁父者亦非

考泰山都尉

後漢書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壽五年八月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金石錄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恭卒後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此光武時官罷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又光武紀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官恭之遷蓋在此年前也

考泰山兵

泰山自公孫舉東郭竇勞丙叔孫無忌相繼叛亂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雖不設而郡兵領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進使府掾泰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而應劭夏

侯淵亦以之破黃巾可見前代裁官不裁兵之効

辨闕里

闕里志引漢晉春秋曰魯有二石闕曰闕里又以爲後儒尊崇夫子之稱其說自相牴牾按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子宅至漢魯恭王時尚存漢晉春秋之云二石闕必有所據石闕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遂以爲名魯論有闕黨童子五百家爲黨闕黨豈闕下之黨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是闕之西偏漢書儒林傳有鄒人闕門慶忌註云姓闕門名慶忌蓋亦如東門北宮之類以居爲氏者也後漢書獻帝紀下邳賊闕宣註闕黨童子之後

考武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其說全無所本今考武城之見于春秋者襄公十九年城武城註云泰山南武

城縣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兵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哀公八年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境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十一年齊伐我及清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卒徒孟子亦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夫與邾鄫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即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所居乎史記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此說近是又如平原君傳云封于東武城亦其例也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舊邑歷考古書曾無兩武城故知其即一地矣

史記兩弟子皆武城人獨于曾子加一南字而漢書泰

山郡無南武城止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以此生後人之疑然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左傳哀八年吳師克東陽是爲今費之武城甚明或曰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成化中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夫曹縣之冉堌爲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今人以爲仲弓如此之類盖難以盡信也　又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此卽泰山之南城也

考薛爲徐州

史記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伐齊敗之于徐州越世家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後漢書志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此與楚魏二國爲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

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蓋與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趙夸之耳

索隱曰說文𨙸鄒之下邑在魯東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𨙸並音舒也今讀爲禹貢徐州之徐者誤齊世家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亚作舒州

考楚境及齊長城

史記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滅杞杞國在淳于然則今之安邱屬楚矣簡王元年北伐滅莒然則今之莒州屬楚矣威王伐越殺王無彊取其地而越之國都則在琅邪然則今之諸城屬楚矣惠王時越滅吳楚東侵廣地泗上頃襄王十五年取齊淮北而故宋之地盡入於楚然則今之滕屬楚矣考烈王八年取魯魯君封于莒十四年滅魯頃公遷卞邑爲家人然則今之曲阜泗水屬楚矣大約齊之邊境青州以南則守在大峴濟南以南則守在泰山是以宣王築長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而楚人之對頃襄王亦曰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

塿矣亦可以見當時形勢之大略也

考費惠公

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鄭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古之伯國姬姓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已久昔季氏不得稱公又楚入封項襄王有鄒費郯邳意者亦如孟嘗君之稱薛公邪

考洸河

商輅堤城閘記最爲明悉其言汶泗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元至元二十六年始于兖北築堤城壩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今考晉書荀羨傳慕容蘭以數萬衆屯卞城甚爲邊害羨自洸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是洸河在晉已嘗爲運道矣

辨章邛

三齊記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太章豎亥

是兩入今云三女章女平亥女平蓋因縣北山名女郎而附會其說今案爾雅釋邱曰上正章邱註曰頂平然則章邱之名已見于古經傳矣

考菅縣

漢書濟南郡有菅縣註應劭曰音姦後漢書菅有賴亭唐書武德二年於平陵縣置譚州并誌平陵縣以章邱亭山菅城臨邑隸之八年省菅城入平陵濟乘按述征記歷城到營城三十里自城以東水源浸數十里間南則廹山實爲險固逮金亂土人因阻水立邑號曰水寨山東通志亦作菅城而唐書誤刻菅字作營齊乘遂附會之曰漢宣帝封趙充國爲營平侯按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今無可考且營平連二字爲名亦無稱爲營城之理也

又按王子侯表營平侯信都齊悼惠王子孝文四年封是營平必在濟南境內但非此之菅城耳

今章邱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有土城或以爲卽古之菅城山東通志謂菅城在臨濟城北則此是矣然其距歷城乃八十里與述征不合

考齊地用舟師

隋書張須陁傳孫宣雅等衆十餘萬攻章邱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三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是齊地古嘗用舟師也

辨濟南郡無鄒縣

漢書濟南郡之縣十四一曰東平陵二曰鄒平三曰臺四曰梁鄒功臣表則有臺定侯戴野梁鄒孝侯武虎是二縣並爲侯國後漢書濟南郡十城其一曰東平陵其四曰臺其七曰梁鄒其八曰鄒平陵而安帝紀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樹上章懷太子註云臺縣屬濟南郡故城在今齊州平陵縣北水經註亦云濟水又東北過臺縣北尋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讀漢書誤從鄒字絕句因以鄒爲一縣平臺爲一縣齊乘遂謂漢濟南郡有鄒縣後漢改爲鄒平此不得其句讀而妄爲之說也

漢以鄒名縣者五魯國有騶亦作鄒膠東國有鄒盧千乘郡有東鄒與濟南之鄒平梁鄒凡五其單稱鄒者今

兖州府之鄒縣也亦有平臺屬常山郡外戚恩澤侯表平臺康侯史玄後漢書邳彤傳尹綏封平臺侯是也有鄒平有臺而亦有鄒有平臺不可不辨也晉時縣名多沿漢舊按史何曾傳曾孫機爲鄒平令是有鄒平矣解系傳爻修封梁鄒侯劉頌傳追封梁鄒縣侯是有梁鄒矣宋書言晉太康六年三月戊戌樂安梁鄒等八縣隕霜傷桑麥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宋有梁鄒矣不知何故晉書地理志于樂安國下單書一鄒字此史之闕文而齊乘乃云晉省梁鄒入鄒縣夫晉以前此地本無鄒縣而何從入之乎葢不知而妄作者矣

考臺縣

齊乘云臺城在濟南東北十三里漢封戴野爲臺侯而復云又有平臺城在臺城北五十餘里漢縣俗曰故軍城則誤矣按章懷太子註臺在平陵之北則齊乘所云平臺城即臺城耳云在濟南東北十三里者非也

辨景相公墓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年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于此者謂延廣于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頗有能知五代間事以爲非是乎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因取通鑑及五代史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乃謝而去及爲碑文以來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剥落者五之一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没贈侍中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帝孝皇帝建大功于漢爲北籓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申因嘆近日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

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憂罷政事今碑文有云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警訴昊天兮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識以備考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贈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先生亦未嘗究心于史學也

考漢都尉治於陵

漢濟南郡太守治東平陵而都尉治於陵者以長白山也魏書辛子馥傳長白山連接三齊瑯邪數州之畍多有盜賊子馥受使撿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諸治朝廷善而從之隋大業九年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以張須陁王世充之力不能滅訖於隋亡觀此二事則知漢人立都尉治於陵之意杜氏通典長山下云漢濟南郡故城今在縣西

北齊乘等書皆仍之按二漢濟南郡並治東平陵距長山百餘里不應此地仍有濟南郡城豈以都尉治此而名耶又漢書地里志般陽莽曰濟南亭而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進幸濟南註云縣名今淄川及考郡國志又無此縣不知章懷太子何所據而云也

辨淄川非薛

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斷地里志薛縣屬魯國按薛劇隔兖州及泰山未詳今考舊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籍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人疑孟嘗君之封在菑川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言後漢書志云薛本國註引地道曰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北邊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

又按地里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考夾谷

春秋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傳曰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杜預注及服虔註史記皆云在東海祝其縣劉昭志亦云祝其有羽山春秋時曰祝其夾谷地通典東海懷仁縣有夾山春秋之夾谷也相承遂謂夾谷山在今贛榆縣西五十里愚嘗以爲疑贛榆在春秋爲莒地與齊魯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遠當時景公之觀不過曰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而已未聞越宅國之境及讀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于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按此則金史之夾谷山卽水經註之甲山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州二說皆未知其所何據但在萊蕪縣則正當齊魯之境在淄川則已

入齊地一百餘里以情理論之似當近于贛楡昔人第泥漢時祝其縣之在東海而不知地名或有相同者如此之類却不可信古註而拂事理也

考晝邑

史記田單傳晝邑注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晝邑曰晝水爲名也後漢書耿弇傳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兩城之間註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晝邑故城在西安城東南接西安即今索鎭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也孟子去齊宿於晝王曰棄寡人而歸是孟子自齊反鄒其道不由西北可知劉熙註是（孟子所宿之晝即晝邑也）

考杞梁妻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孟子則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華舟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於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没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于邾人之哭也於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余過長清縣之長城鋪見有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呼之爲妾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清也因書以此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考牟國

春秋以牟名國與地者有三桓公十五年牟人來朝註云牟國今泰山牟縣僖公五年公孫茲如牟娶焉隋書嬴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牟城縣大業初併入焉按萊蕪縣志云牟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時牟國漢爲泰山郡牟縣北魏省入於嬴隋開皇十六年分嬴置牟城大業初復併入此其故城也其一則曰牟婁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路史客之諸城有婁鄉是也其一則曰根牟宣公九年取根牟註云根牟東夷國也隋書安邱下云開皇十六年置曰牟山大業初改名路史根牟曹姓子爵魯宣公取之杜預謂琅邪陽都東南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即客之安邱隋之牟山縣案青州府志安邱縣西南十五里爲牟山隋縣是也舊志初未分析故特注之

辨淮河字首

濰水土人名爲淮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云傳箕屋山舊多產穫水從懷根

出故俗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並誤愚按古人省之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從水從鳥隹之隹古文作⿱夂隹即維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從水從佳人之佳古文作陞於隸則差之毫釐於古文則失之千里矣如開日之汜水左傳本音凡從水從巳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訛也

又如三國志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並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並同韻書並不載此二字

考奡盪舟

論語奡盪舟何晏解奡多力能陸地行舟似未必然蔡氏引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又引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證爲一事是則易傳八卦相盪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此字義也

考洋水

通鑑宋明帝泰始三年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

遣輔山將軍劉懷珍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軍于洋水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註云洋水卽巨洋水案不其城在今卽墨縣西南而巨洋水乃今之巨蔑河在臨朐益都壽光三縣之境與黔陬不其相去三四百里安能以百騎而襲取之乎水經註云拒艾水出黔陬縣西南拒艾山人謂之洋洋水膠州志曰洋河在州南三十里發源鐵橛山東流入于海此卽懷珍所屯軍處耳

考棠邑

春秋以棠名地者有三有魯之棠有楚之棠有齊之棠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在今魚臺縣北一十二里襄公六年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萊共公浮桑奔棠晏弱圍棠註棠萊邑十六年齊侯駕將走郵棠註郵棠齊邑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註棠公齊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卽墨有棠鄉今在平度州境昭公二十年棠君尚謂其弟員註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爲棠邑大夫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棠邑春秋時曰棠則今之六合縣孟子齊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註棠齊邑此萊之棠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也

辨勞山

勞山之名齊乘以爲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爲鰲皆鄙淺可笑按南史明僧紹隱于長廣郡之嶗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地形志唐書姜撫傳竝作牢乃傳寫之誤

寰宇志秦始皇發勞盛山望蓬萊後人因謂此山一名勞盛山誤也勞盛二山名勞卽勞山盛卽盛山史記封禪書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漢書作盛山古字通用齊之東偏環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勞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記秦始皇紀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至射之自琅邪北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正義曰榮成山卽成山也按史書及前代地里書竝無榮成山予向疑之以爲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勞字之誤近見王充論衡實知篇引此正作勞成山乃知昔人傳寫之誤唐時諸公亦未之詳考也遂使勞山併盛之名成山冒榮之號今特

著之以正史書二千年之誤

辨東牟侯興居

一統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劉興居高祖孫齊悼惠王肥子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惠澤及于旁人至今廟祀不絕考史記漢書本紀年表興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國春二月乙卯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誅是興居之侯于東牟僅三年其奉就國之令至立爲濟北王相距僅五月其曾到國與否皆不可知安得有惠澤及人之事歷二千年而思之不絕者乎甚矣修志者之不讀史也

辛丑臘望日庚申是日立春

救文格論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論史家之誤

紀傳之繆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而來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侯城皆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皆屬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

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與是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于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壎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于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于疎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今其紕漏遂傳於世云

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閼逢以下十名爲干困敦以下十二名爲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

者史記歷書　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云云　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　云云　是古法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子曰觚不觚此之謂也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已亥格庚戌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亂其名者如稱登極之年當曰洪武元年不當曰洪武戊申稱靖難兵入金川門之年在少帝時當曰建文四年在成祖時則當曰洪武三十五年不當曰建文壬午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並書干支不合法太祖當時實奉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元一時發之于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也又有紀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日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丑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論史重書日例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共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　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于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又考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

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公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及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

論史家日月有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日月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葢史家之文常患爲日月所拘之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論以干支爲年號

晉人未即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暠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益云庚子年丁丑年耳近儒不曉遂謂以此二字立號然則將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其謬甚矣

論年號地名必全書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于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以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慶歷者此承宋人之失也

地名亦必全用如宛大上江之類亦爲不通　地名摘用二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眞順廣大則不可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爲牂牁二郡魏都賦恒碣碪碍于青雲是恒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益始此時

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人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自尚書春秋而後之爲史者莫能改也亦有不盡然者史記伍子胥傳巳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此不月而日也專諸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此不年而

月也所以然者已見于吳楚二世家𢾺也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許曰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論史家書郡縣同名之例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等字以爲別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後人知此者罕矣以今地理言之如大名寧國之類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論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

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据實而書至司馬温公作通鑑患其紛錯乃刱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之于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至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後人不察而謂革除建文之號非也且如萬歷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温公例取泰昌之號冠于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遥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寧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于温室案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

于煬帝紀書十三年于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日分十二時之始

杜氏左傳註云夜半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日昳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時始見于此

雜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秦始言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邪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漢始有反切

昔人謂反切出于西域漢揚雄方言筆謂之不律詩墻有茨註茨蒺藜也語遲則爲茨緩則爲蒺藜此反切之始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晉宋以下始言韻

晉許觀東齋記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著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宋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詳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註解之此葢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不學幾至于廢絕遂摭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宋平水劉氏始得韻

韻會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僊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豋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于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此倣春秋之文愚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宣公葬滕成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爲合

資治通鑑之誤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雁門各殺略千餘人奏曰圍韓安國壁其爲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此通鑑之

踈也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曰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文精密如此以司馬温公之筆猶有改竄不當者今人可輕言作史乎

新唐書之誤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太宗配饗己巳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一日祭天于山下二日登封三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爲一事而全繫于戊辰之日殊失本文之旨此歐陽公誤處

新唐書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死明矣不書其死亦史之[illegible]

史家誤[illegible]

史書之中有仍舊史之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世之相去遠矣不得言

今也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秋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照傳晉王諱爲揚州總管已易代矣不須諱也

漢書一傳互異

史家之文多据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子尚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爲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下云後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事倒文複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凡侯國則注于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說鈴』 請求記号 082.1-Se2162　ガラス使用

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並右扶風縣豈亦如古食采于王畿之制乎然獨此五人得封三輔又何與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封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右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修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栒邑侯朱弘郿侯董卓並右扶風而嵩傳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戸益東都之後三輔同于郡國矣

漢書地理志小字

地理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注也

晉書一人兩稱

晉書顧榮傳前稱友人張翰後又稱吳郡張翰此亦兩處收采未及刊正者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史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

東走爲負帝女南祖其序傳又云于路見狗温子昇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神儁曰爲逐丞相東走爲共帝女南祖一事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齊梁二書南史傳異同

南齊書李安民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又于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安民卒官世以羽神爲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于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爲遺祟一以爲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所未聞有災遂盛飾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CL.
NO. 46873

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少變其說耳（案宋書息明傳本無 [illegible]）

宋書貞愍明傳本無